

# 《漢書》之津逮，微言之大義 ——評《《漢書》及其春秋筆法》

伍亭因

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

《《漢書》及其春秋筆法》乃近年研究《漢書》之重要專著。作者潘銘基，現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，專治文獻學、博物學、域外漢籍、古籍整理與校勘。作者於2005年取得博士學位，其論文題為〈《漢書》顏師古《注》探究〉，先後發表多篇論文，後嘗整理部分成果，結集出版《顏師古經史注釋論叢》（2016年）。作者博士畢業後，於母校擔任教席，並於2008年始為中文系本科生講授《漢書》。屈指一算，此書可謂作者十一年以來教研、深思《漢書》之精華所在，嘉惠學林，啟蒙後學。

全書除〈自序〉外，共分五章。首三章兼及《漢書》之基本知識。首章概述《漢書》之作者、篇目及版本，作者特別指出《漢書》歷經班彪、班固、班昭、馬續四人之手，最能反映班氏之家學。第二章則考述《漢書》之資料來源，其中涵蓋司馬遷《史記》、班彪《史記後傳》，劉向、劉歆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別錄》、《七略》，褚少孫續補《史記》等文獻，後人嘗譏《漢書》記述漢武太初或以前之史事，班固只知抄襲《史記》等書，惟作者強調古代史料有限，古人所見不多，撰史襲用前人著述，述而不作，緣於實事求是，載錄史實，後世不宜斥之甚苛。第三章闡明《漢書》傳授過程與漢代經學授受傳統之關係，其中「第三節《漢書》傳授史略」論及《漢書》嚮稱難讀，自漢代以來，《漢書》即如經書，必由師法授受，後學始能精通此書。此節之內容儼如《漢書》學簡史，啟蒙後學另起專題，深究其中。

此書第四、五章，始見專題研究。第四章論及《漢書》之注釋與評點，其中〈《漢書》顏師古注所引許慎注解研究〉仔細考證《漢書》顏師古注所引許慎注解36則，指出漢代許慎未曾編撰《漢書注》，糾正清人王鳴盛之誤解。至若〈《漢書》顏師古注的注釋特點〉一節，指出顏師古注解《漢書》之法，以便後學研讀《漢書》。此節內容源自作者博士論文，讀者或以為作者述而不作，新見不多；然而此章條理分明，其研究方法適合專治史書注釋之研究生借鑑。

古書注釋多集中校勘、訓詁、章句，但作者同時關注明代評點之學，其〈凌稚隆《漢書評林》及其評點研究〉整理、析述《漢書評林》評點之特色及價值。誠如上文所言，《漢書》難讀，必須注家解釋箇中經籍義理；而後世評點《漢書》之見，其實亦係有助初學研習《漢書》立意章法之義理。凌氏評點薈萃後漢至明代160餘家之評論精華，兼陳己見，內容廣及文字訓釋、版本考辨、史事評論、文章技法批評、撰史宗旨。此文有助初學認識《漢書評林》。

第五章探討《漢書》之春秋筆法，其中又可細分三個專題。首先，〈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關係新議〉比對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互見之文，從不同角度指出《漢書》微言大義之春秋筆法。作者



潘銘基《《漢書》及其春秋筆法》  
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）。

嘗以排比對讀法，並排《史》《漢》二文，指出《漢書》因襲《史記》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」一句，然而刪去「天子退」三字，後世學者據此以為班固尊王擁漢，其撰史之態度不如史遷「貶天子」般放肆。惟作者指出班固刻意刪削上述三字，反而欲蓋彌彰，更見《漢書》立意褒貶之春秋筆法（頁 328）。作者所言，值得深思。而排比對讀法，並排不同文獻，逐字逐句，細加比對，學者容易發現文獻之間遣辭用句之異同，有助深入探究班固增、刪、改動《史記》之文字，揭示《漢書》立意褒貶之春秋筆法。可惜，部分學者不得其法，蒙在鼓裡，故無法深究班固之用心。作者其實同樣以上述方法，展現《史》《漢》對酷吏之立意及取態之不同（頁 314-315）；惟礙於篇幅，未能逐篇比對《史》《漢》互見之文。

其次，〈論班固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品評人物與《論語》之關係〉文如其名，主要討論班固參照《論語》對部分表列人物之評論而為之排次列等。班固因承繼父親遺志而作《漢書》，以補《史記》之不足。部分學者認為〈古今人表〉是補《史記》所缺的，如劉咸沂：「案班列此表，本以補馬」<sup>1</sup> 又蔣相南〈書古今人表後〉：「《漢書》繼《太史公書》而作也，雖以斷代為例，其於遷書之所闕者無不補之。」<sup>2</sup> 承如作者於其他章節所言，《史》《漢》二書必須合讀，讀者始得《漢書》之微言大意。筆者由此推想，〈古今人表〉之設立，班固意在引領讀者主動翻閱《史記》。

〈古今人表〉旨在鑒古知今，惟〈人表〉僅述古人之名字及等第，未有細載其事跡；而《漢書》〈紀〉〈傳〉絕大部分僅記錄漢人之事跡。〈人表〉所列古人，讀者只翻《漢書》即無史可參，更無從得知班固評論古人之用心。需要鑒古之時，讀者查閱總覽三千年史事之《史記》最為方便。舉如作者提到「〈古今人表〉列堯、舜於『上上聖人』之列，正是合乎《論語》所言」（頁 347-348），五帝之事跡，可參考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。而他如刺客，則可參閱〈刺客列傳〉；戰國四公子、伯夷、叔齊等人物，則可參看《史記》相關列傳。此外，作者提到「班固如據《論語》編撰〈古今人表〉，則不當廁孔子於第一等『上上聖人』之列」，並指出漢代司馬遷編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直稱孔子為「至聖」，《漢書》乃繼《史記》而作，故承繼史遷對孔子之評價，列孔子為上上聖人，而不依從《論語》之說法（頁 378-379）。此例其實亦係班固引導讀者翻閱《史記》之證。

最後，〈論《漢書》裏的絲綢之路及其所見珍禽異獸〉反映作者近年研究拓展至博物學領域。此文詳述漢時西域所見珍禽異獸，廣合中西材料，考證詳實；並指出〈西域傳〉一則展現漢時西域物產之盛，二則反襯漢武帝貪婪，連年派人出使西域，虛耗漢朝國力，可見《漢書》微文譏諷之春秋筆法，亦證班固暗含「貶天子」之史觀。

以上為此書值得稱道之處。全書篇幅逾四百頁，小誤及可資商榷者難免，茲列如下，供讀者參考：

論述範圍部分，作者鑽研《漢書》多年，可謂《漢書》專家；惟此書〈《漢書》傳授史略〉（頁 144-163）未有仔細述評清代諸家對《漢書》之研究成果，諸如沈欽韓《漢書疏證》、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、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、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、錢大昕《廿二史考異》等，尚待作者進一步分享個人見解，以便完足此書析述《漢書》之基本知識。

論述內容部分，《論語·微子》列出古之逸民，班固〈古今人表〉並列伯夷、叔齊、朱張、少連於第二等「上中仁人」（頁 373）；然而虞仲、夷逸、柳下惠三人則不見於表列之中，是否文獻不足徵，作者則未嘗解釋。又，〈人表〉並見「南容」、「南宮敬叔」，作者認同夏燮說（頁

<sup>1</sup> 劉咸沂著，黃曙輝編校：《劉咸沂學術論集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 184。

<sup>2</sup> 轉引自《劉咸沂學術論集》，頁 186。

357-358);然則為何兩者同屬一人卻分列第三、四等?作者於正文未及說明。讀者須細究頁 358 注 1,即知夏氏與梁玉繩皆以為「南容」與「南宮敬叔」似屬複見。然則,箇中緣由,恐文獻暫不足以考證,有待來哲。

論述行文部分,頁 123「古人撰史,林料有限」,「林料」當作「材料」;頁 329「可是史遷生於漢武盛世,何以仍欲繼史遷而撰《史記》」,後一「史遷」當作「孔子」或「《春秋》」。

總括而言,此書大醇小疵。作者深入淺出,析述《漢書》之基本知識,啟蒙後學;同時以不同專題,分享近年《漢書》研究成果。誠如本文開首所言,此書薈萃作者十一年以來教研深思《漢書》之精華,後學翻閱此書,如同親炙作者於香港中文大學之《漢書》課堂;學林賢士精研此書,即洞明《漢書》微言大義之春秋筆法,班固撰史之用心。



## 大家風範流芳 ——《玉屑金針：學林訪談錄》讀後

韋柰  
香港藝術發展局

陳煒舜先生主編的《玉屑金針》是對 24 位學者的訪談錄,涉獵到中國古典文學、古代思想、世界與華人文學、俄國及蘇聯文學,比較文學諸方面,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,更可貴的是在談論學問的同時,又多層面地反映出學者對待人生和生活的態度,深入淺出,可圈可點。

〈等閒識得東風面,萬紫千紅總是春〉一篇,是對思想史學家金春峰教授的訪談。在談到孔子時,金教授如是說:「孔子的心靈,是如詩一樣的心靈……中國文化心靈是詩的,藝術的,抒情的。孔子以詩、書、執禮教學生,但首重詩教,中國文化因而早早地把生活詩意化了。」這一番話,會令讀者對孔子的思想有了更多的認識,可以更深層次地去理解中國文化的心靈。在談到荀子時,金教授提到:「荀子認為人之有義,使人能群,是人之可貴之所在。但義是有理性產生的,故理性是人之能群的基礎。」這就告訴了讀者,〔理性〕於人類之重要。

〈客居憶往〉一篇,寫哲學家洪漢鼎教授,他在大學畢業後,被下放到陝西的小縣城十五年,然而他最終回到研究之路,成就學問。「儘管歷盡了各種苦難的浩劫,但我沒有悲觀絕望、自暴自棄,也沒有怨天尤人、憎恨人生。在此期間,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不停地閱讀、寫作和深思。我不僅把《斯賓諾莎書信集》翻譯出來,而且寫了自己潛心研究斯賓諾莎的五十多萬字的手稿」。讀這段話,相信會給讀者很多的啟發,逆境在人生的旅途中時時都會遇到,關鍵在於是否能有洪教授這般的毅力和面對逆



陳煒舜主編《玉屑金針：學林訪談錄》  
第一、二輯  
(香港：初文出版社，2020)。